

老开明原版名家散文系列

連雨與隨筆

茅盾著

中國青年出版社

速写与随笔

茅盾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08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速写与随笔 / 茅盾著. -- 北京 :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2.11

(老开明原版名家散文系列) ISBN 978-7-5153-1144-9

I.①速… II.①茅… III.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IV.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44671号

责任编辑: 万同林

装帧设计: 瞿中华

出版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

社址: 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 100708

网址: 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 (010) 57350404

门市部电话: (010) 57350370

印刷: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6.25

字数: 60千字

印数: 1-4000册

版次: 2012年11月北京第1版

印次: 2012年11月河北第1次印刷

定价: 25.00 元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 57350337

开篇词——「老开明原版名家散文系列」

中国出版史上这样记载着：

开明书店——成立于1926年。

青年出版社——成立于1950年。

中国青年出版社——于1953年由开明书店和青年出版社合并而成立。

开明——中青，从此便有了血脉关系。八十年多的「开明」历史，超过一个甲子的「中青」历程，数代人辛勤劳作，培育出的是一座斑斓绚丽的昆仑园圃。我们采撷其中最美丽的一束花朵，敬献给深深关爱着我们的广大读者和作者。

愿这束花朵，在您的案头或手上散发馨香。

雷雨前

清早起來，就走到那座小石橋上，摸一摸橋石，竟像還帶點熱。昨天整天裏沒有一絲兒風。晚快邊響了一陣子乾雷，也沒有風，這一夜就悶得比白天還厲害。天快亮的時候，這橋上還有兩三個人躺著，也許就是他們把這些石頭又晒得熱烘烘。

滿天裏張着個灰色的幔。看不見太陽。然而太陽的勢力好像透過了那灰色的幔，直逼着你頭頂。

河裏連一滴水也沒有了，河中心的泥土也裂成烏龜壳似的。田裏呢，早就像開了無數的小溝，——有兩尺多闊的，你能說不像溝麼？那些蒼白色的泥土，乾硬得就跟水門汀差不多。好像牠們過了一夜工夫還不會把白天吸下去的熱氣吐完，這時牠們那些扁長的嘴巴裏似乎有白煙一樣的東西往上冒。

筆 隨 興 寫 速

前 记

昔年在日本西京，曾因“卖豆腐的哨子”，“红叶”，“樱花”等等，而写了几篇随笔。当时国内文坛尚无所谓“小品年”，而“性灵”、“个人笔调”之说，亦未有人大声疾呼。我是向来不大懂得“性灵”这个微妙的东西，而且素来喜欢发点议论，所以“卖豆腐的哨子”等篇虽然是偶书所见，仍旧充溢着“俗”的议论。

后来有二年多，我没有什么随笔之类写出来。不写，因为有别的事情分去了我的工夫。

“一·二八”以后，我常在《自由谈》上投稿。《自由谈》所需，正是五六百字的短文；然而《自由谈》到底是“软性读物”，不宜于说教式的短文。于是我所写的，便不得不是又像随笔又像杂感——乃至有时简直竟像评论。

同时《东方杂志》复刊后也因“文艺栏”地盘太窄之故，需要随笔一类的短文。我开始投的一篇，就是题为《我们这文坛》的，实在完完全全是议论。不过一个作家有时既不能不像一个厂家似的接受外边的“定货”，那他也就不能不照着“定单”

去制造，这结果便是《冥屋》、《秋之公园》、《公墓》等等。

到一九三三年的七月，不知不觉已经积有四十多篇了；有一家书店要我给一本稿子，我就拿这些来充数，胡乱题了个《茅盾散文集》的名字。

在这《散文集》的自序中，我有这样一段话：

“从来有‘小题大做’之一说。现在我们也常常看见近乎‘小题大做’的文章。不过我以为随笔之类光景是倒过来‘大题小做’的。

“在这时代，‘大题目’多得很。也有些人常在那里‘大题小做’，把天大的事说得稀松平常，叫大家放下一百廿四个心静静地去‘等候五十年’。我的所谓‘大题小做’不是这么一种做法。

“我的意思是：大题不许大做，就只好小做做了。

“而这‘做’字就很难。太尖锐，当然通不过；太含混，就未免无聊；太严肃，就要流于呆板；而太幽默呢，又恐怕读

者以为当真是一桩笑话。

“所以就我自己的经验而论，则随笔产生的过程是第一得题难，第二做得恰好难。虽然因为被‘逼’着也写了这么几十篇，而每次都是一身大汗，其不足观，自不待言。

“不过特殊的时代常常会产生特殊的文体。而且并不是大家都像我那样不济事的，真真出色的‘大题小做’的随笔近来已经产生了不少。细心的读者自然会咀嚼，不必我在这里多说。”

上面这一段我的话，是一九三三年七月写的；其时“小品年”尚无踪影；“性灵”之说，市面上亦未见样品；我把随笔解释为“大题小做”的文章，初非为了论争，亦不过沿袭我往常之所信罢了。

等到既有了“小品年”，而且有了“性灵”，有了“个人笔调”之说，我还是因为“需要”而大胆写着随笔。其间我也曾尝试找找“性灵”这微妙的东西，不幸“性灵”始终不肯和我打交道；但我却也以为“个人笔调”是有的，而且大概不能不有的，只是此所谓“个人笔调”倒和“性灵”无关，而为各个人的环境教养所形成，所产生；我的随笔写来写去总不脱“俗”的议论的腔调，恐怕就是一例吧！

到了一九三四年十月，我所写的随笔居然又可以集成一册了；于是就以《话匣子》这名儿在《良友文学丛书》内占据了一册。

其实在《散文集》和《话匣子》里大部分的东西，虽然

我称之为随笔，实非通常所谓随笔而是评论体的杂感，本年（一九三五）上半年——或者竟是一九三四下半年，文坛上发生了“杂文问题”的时候，有好几位先生指出“杂文之产生与发展，是因为有特殊的社会需要”，这使我想起了我在《散文集》自序所说的“特殊的时代常常会产生特殊的文体”这句话，而且颇自喜没有说错。但是在《散文集》自序写下以后，我一天一天的自觉得“不济事”，我觉得我写的杂感太像硬邦邦的短评了。

从《太白》发刊以后，我就打算——借郁达夫先生的一句话：“利用他的所长而遗弃他的所短”（见《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序）。我打算写写通常所谓随笔，以及那时很风行的速写。一年以来，不知不觉也写了不少；在《太白》和《申报月刊》上发表。

可是虽在“利用”我的“所长”，成绩还是不好。

现在因为开明书店拟刊印一种“文学丛书”，要我也凑一本。我把一九二八年到现在所写的随笔和杂感，再读一遍，从《散文集》里选了十来篇，又从《话匣子》里选了八九篇，再加上去年到现在的已经陆续发表过的，也有十多篇，略依年月先后，分为三部，取了个《速写与随笔》的书名。

这算是我所写的随笔（照这词的通常的意义）的选集——或第一次的整理。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日茅盾记

目
录

第一部	·····	一
卖豆腐的哨子	·····	三
雾	·····	五
虹	·····	七
红叶	·····	九
速写一	·····	一二
速写二	·····	一四
樱花	·····	一六
邻一	·····	一九
邻二	·····	二二
风化	·····	二四
自杀	·····	二八
冥屋	·····	三〇
秋的公园	·····	三三
在公园里	·····	三六
公墓	·····	三九

健美	……	四一
黄昏	……	四四
沙滩上的足迹	……	四六
天窗	……	四九
第二部	……	五一
我的学化学的朋友	……	五三
「现代化」的话	……	五九
香市	……	六六
乡村杂景	……	六九
陌生人	……	七五
谈迷信之类	……	七九
冬天	……	八三
上海大年夜	……	八六
也算是「现代史」吧	……	九七
老乡绅	……	九九

上海	……	一六八
狂欢的解剖	……	一六二
旧账簿	……	一五六
再谈「疯子」	……	一五〇
疯子	……	一四二
谈月亮	……	一三五
桑树	……	一二八
人造丝	……	一二二
庠水	……	一一五
大旱	……	一〇八
雷雨前	……	一〇五
第三部	……	一〇三

第一部

卖豆腐的哨子

早上醒来的时候，听得卖豆腐的哨子在窗外呜呜地吹。

每次这哨子声引起了我不少的怅惘。

并不是它那低叹暗泣似的声调在诱发我的漂泊者的乡愁；不是呢，像我这样的 *outcast*，没有了故乡，也没有了祖国，所谓“乡愁”之类的优雅的情绪，轻易不会兜上我的心头。

也不是它那类乎军笳然而已颇小规模悲壮的颤音，使我联想到另一方面的烟云似的过去；也不是呢，过去的，只留下淡淡的一道痕，早已为现实的严肃和未来的闪光所掩煞所销毁。

所以我这怅惘是难言的。然而每次我听到这呜呜的声音，我总抑不住胸间那股回荡起伏的怅惘的滋味。

昨夜我在夜市上，也感到了同样酸辣的滋味。

每次我到夜市，看见那些用一张席片挡住了潮湿的泥土，就这么着货物和人一同挤在上面，冒着寒风在嚷嚷然叫

卖的衣衫褴褛的小贩子，我总是感得了说不出的怅惘的心情。说是在怜悯他们吗？我知道怜悯是褻渎的。那么，说是在同情于他们吧？我又觉得太轻。我心底里钦佩他们那种求生存的忠实的手段和态度，然而，亦未始不以为那是太拙笨。我从他们那雄辩似的“夸卖”声中感得了他们的心的哀诉。我仿佛看见他们吁出的热气在天空中凝集为一片灰色的云。

可是他们没有呜呜的哨子。没有这像是闷在瓮中，像是透过了重压而挣扎出来的地下的声音，作为他们的生活的象征。

呜呜的声音震破了冻凝的空气在我窗前过去了。我倾耳静听，我似乎已经从这单调的呜呜中读出了无数文字。

我猛然推开幃子，遥望屋后的天空。我看见了些什么呢？我只看见满天白茫茫的愁雾。

雾

雾遮没了正对着后窗的一带山峰。

我还不知道这些山峰叫什么名儿。

我来此的第一夜就看见那最高的一座山的顶巅像钻石装成的宝冕似的灯火。那时我的房里还没有电灯，每晚上在暗中默坐，凝望这半空的一片光明，使我记起了儿时所读的童话。实在的呢，这排列得很整齐的依稀分为三层的火球，衬着黑黢黢的山峰的背景，无论如何，是会引起非人间的缥缈的思想的。

但在白天看来，却就平凡得很。并排的五六个山峰，差不多高低，就只最西的一峰戴着一簇房子，其余的仅只有树；中间最大的一峰竟还有濯濯的一大块，像是癞子头上的疮疤。

现在那照例的晨雾把什么都遮没了；就是稍远的电线杆也躲得毫无踪影。

渐渐地太阳光从浓雾中钻出来了。那也是可怜的太阳呢！光是那样的淡弱。随后它也躲开，让白茫茫的浓雾吞噬了一切，包围了大地。